

## 最初的印象

从新都南京来到故都北平，气象是完全不同的。一则是热闹，一则是冷静。一般年轻的人，从冷静中走到热闹中去，也许马上就要被他的环境所蒙蔽，感不到周遭的异象，而忘却他迢迢的孤旅。从早晨一起身，就是熙来攘往，嚣嚣然闹个不休，朋友们都应接不暇，像煞有介事地从早忙到晚，你自然也要转入那漩涡中去，同样地闹得昏头昏脑，不晓得一天怎样过的。反转来，如果是从热闹中走到冷静中去，便不禁要特别地觉得寂寞，而痛感到个人的萧索，境遇的不同，同时，其环境给你的印象自然加深了。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冷静比热闹要深刻的缘故，而大半是因为你到了热闹场所，那骚扰马上把你整个的心灵吸住了，使你无暇顾及其它，如果到冷静地方去则不然，你有的是充分的时间，可以不受妨碍地来

静观一切。这时环境的印象，不映入你的眼帘则已，一映入你的眼帘，便不容易消灭。

北平所给我的印象，正是这冷静的一种。

我只到过北平一次，在那儿也并不住得不久，然而它最初给我的印象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如果有人一提到北平，我眼前便马上要造起一座空中楼阁来，把整个的故都宫殿，北国风光，一一想象出来。

这儿所谓想象，固然是一个大规模的轮廓，可是有些地方它却也精细入微，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明的。

现在且将其荦荦大者拣来说说。

我所感到的北平是沉静的，消极的，乐天的，保守的，悠久的，清闲的，封建的。

我从来没有到过有一个车站有北平车站那样肃静，车未到站以前，车外呼呼的风声，车下辘辘的轮声，闹得我们连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，这是只要坐过火车的人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平时车子到了一个站口，车停下来同时风声和轮声都休止了，可是月台上上下下旅客的步履声，来往小贩的叫卖声，搬运夫的小车声等等噪音，闹得比开车时

还要厉害。可是我们一到北平，火车进行中那种辘辘声一停，一切都静寂了。这种完全的静寂，简直就像在半夜里我们被自己的恶梦惊醒，全屋的人都睡得死一般的，没有一点声音的时候一样。原来，夜以继日地一连坐了四五十个钟头的火车以后，那种轰然的轧音，已经听不见了。单调的辘辘声，对于长途的旅客，仍不失为一种轰然的沉默。直到平、沪通车的终点，火车驶进前门车站，那种轰然之声才戛然一下静止了。于是无声的沉默代替了那有声的沉默。前门外电车的声音像隔了一道深渊一般遥遥地送入我的耳鼓，那声音大得刚够把我恍如从梦中惊醒，回头朝车窗外一望，便看见挚友黄公度兄和××社的吴羹梅兄正站在月台上说话。我从容下了车，觅到一名搬运夫替我肩着行李，便和公度朝车站出口走去。我偶然驻足环顾一下，全站都在半静止的状态中，稀疏的旅客从容不迫地在前走，几肩行李跟在后面。没有一个小贩，没有一声叫唤。当时最惹人瞩目的，就是高举着的两面白旗，上面写着××××社欢迎来平社友的字眼。它们像两片船头的布帆，我们像几个船上的旅客，不用人划，

不假风力，默默地，慢慢地向车站的出口流去。

我问公度：北平的车站为什么这般沉静，他说素来如此。伦敦车站也正是这个样子。北平有一点儿像伦敦，就在这些地方。这当然不仅车站为然，整个的北平，也都是这般沉静的。所以北平给我的第一个印象，就是沉静。

出了北平车站走到王府井大街一带，路很宽敞和上海的柏油路相差不远，两边的店家已染了一些洋气，商品多陈列在样子间里，这儿据说是北平的代表大街，虽不大看得出北平的本色来，可是居民的悠闲态度，已经表现在行人的步调间了。随即我们便走进久已闻名的中央公园——现改称中山公园中去。在水榭前看了各种各样的大金鱼以后，正由回廊中预备深入的时候，忽见一人在前面空地上前后左右地做着种种手势，专心致志地把他全副的精神都用于他的四肢上。我们停下脚来看了一会，公度说：

“打太极拳。常有的事。”

这时我才望望他的周围，果然没有几个游人注意他的。如果这是在上海的公园里，那至少他一定要被附近的观众所包围了。他们这样热心锻

炼太极拳，也许是有感于时下国难日亟，欲借此复兴衰颓下去的民族吧。

日本的大军虽则曾到过离北平只有三十里路，半个钟头的火车，侵略华北的野心似乎随时可以实现，这种场合如果发生在南方，居民的避难必已络绎于途，全市呈恐慌之象，可是住在北平的人却满不在乎，他们一点不惊惶，好听戏的还是照常上戏院，讲究吃的还是照常上馆子。太庙后面擎鸟笼的人并不因之减少，至多只是公园中增加了几个打太极拳的罢了。

其实，并不是北平的人特别富于乐天的思想，他们只是不愿意离开他们住惯了的旧家——北平，他们就死也愿意死在那里呢。

世界上最有保守性的民族，除了英国人而外，恐怕只有中国人了。中国人中保守性最著的是华侨，以国内而论，便要首推北平人。中国的古物都荟集在北平，人民的风俗习惯亦浸浸乎入古。居处不肯革新，所以至今那些典型的住宅，还大都是没有楼的四合院。市政不肯革新，至今许多著名的胡同，还是满街的尘土。名满全国的药店同仁堂三百年来就没有改换过面目，店面很是矮

小，却几经兴废，传说着悠久的历史。它虽没有现在上海徐重道这样在一个市内有十几家分店，然而当它最盛的时代，从黎明以至夜半常是拥挤不堪，配药者在门外久待而不得入。一天生意的好坏，以门外顾客拉屎之多寡为准则。这或者说得过于滑稽，然大可以想见它当日之盛况。

因为好保守的结果，所以才能悠久。北平最悠久的东西，莫过于古柏，虬干诘屈，色如青铜，有的简直辨别不出是什么年代的东西。

在这种苍老的古树下，优游终日，真可自认为葛天氏之民，时间不足以限制他，危机不足以警惕他，甚至生活不足以威胁他，他的心境融化在清闲之中，浸润在苍古之内，可以超乎世俗，远隔嚣尘。

这种清闲自适的人，就偶然降入凡俗，到东安市场或西安市场一带地方去买一点日常用品，他也决不用忙，对付一般狡狴商人的“攒粘”或“谎托”种种手段，他当然是给他一个“对折拦腰斩。”

“没有那末大谎！”那近乎诚实的店员至多也不过是这样回答他，决不像上海一带的商人，听见客人还价太少便马上反唇相讥。

店员已经说明没有多讨虚价，可是我们这些有闲的顾客，仍然不肯直接了当，还他一个相当的价，好早点把交易做成，他宁肯为着几个铜子再费上几个钟头，和那小商人来“麻菇”。

“麻菇”真是北平生活的一个要素了。像金圣叹一类的人连死都讲求“痛快”，这种生活宜乎他一天都过不惯。然而到了北平住上一两年，无论你怎样刚锐的少年火气，都要给你“麻菇”了去，所以我尝说北平是一个大熔炉，无论什么人都要被它陶冶而化为同一物的，这熔炉中最大的精力就是“麻菇”，等到你本身也变成了一个“麻菇”以后，那末，什么都完了。

在“麻菇”势力之下的北平人，确是享尽清闲福的，这种福气的真髓，不是我们匆忙中一眼可以发现的。一到北平市上你立刻就可以感到的，不是清闲生活的真髓，而是封建思想的残余。

代表北平封建思想的，当然是皇宫，而城墙之多，尤为显著。帝王居处，重城环绕，这正是封建本身，原不足为奇，我说的封建思想原不专在帝王家，而竟浸润到寻常百姓的行为举止间了。

我们一到北平，经过几道前清皇室的城壁而

来到北平的市上，在那些大街的旁边，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一些小规模的城壁，虽大不满五丈，然而上面难堞森然，与百里侯的女墙城壁无异。这原来是那些卖砖瓦的小商人的封地。这不是表示着一种民间的封建思想吗？

如果你说这是偶然，那末，不妨进绸缎店看看本地所产丝织物上的图案，也可以发见帝王的象征。或甚至卖一个烧饼，上面都有苍龙出现。

初到北平的人没有不觉得惊奇的，难道这些小商人都有帝王思想吗？其实不然，他们只是为取悦于顾客的一种夸大而已。不过在这种夸大之中，却能满足他们的精神胜利法。

代表这种思想的，又当首推洋车夫了。我和公度逛过了几条大街，叫车回客栈去，洋车夫开价“四千”，公度还他“十大枚”，他们也就拉着我们上路了。

选自《北平夜话》

## 飞霞妆

近代的文明除了表现在杀人的武器上，和妇女的化妆上而外，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缩地术了。徐伯林在空中航行成功以后，只消十二天就可绕地球一周。它比前此在海上航行的汽船，速度要快七倍。地球要把它自己从中国转到美国来朝着太阳，且得一天的工夫，而徐伯林也只要三天就够了。地球既不会骤然变小，那当然是人类缩地术的成功。

中国人古来把去一趟四川，看得同上天一样难，得一封家信同万金一样贵。开口是天南地北，闭口是海角天涯。人人都道行路难，把出门看作一回苦事。所谓交通的利器，只不过是南船北马。马是血肉的躯体，船便是靠风吹水送。一切似乎都是依赖自然。看不到多少文明的痕迹。欧化东渐以后，内地的交通便逐渐发达了。直到

最近西洋的缩地术也传到我国来。平、沪联运通车开始，由开港地的上海到古都北平却只消得两天的工夫。由于这种恩惠而沟通了今古，即我们这些靠精力与时间卖钱，固着在一定的地方，不能自由行动的薪俸生活者，也得高谈游历，由南而北的旅行起来。

我有志游历北平，已远在十多年前，因为生为蛮人，行踪多不出长江流域，每年想去都没有机会去，从北方回来一个朋友，便加浓我一重北游的意志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北平不好的。他们只说，无论什么地方住久生厌，惟有北平越住得久越不想离开。你如果不打算在北平久住，你必得在一年以内离开，否则便永远莫想离开那里。北平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吸力呢？单看几张风景照片是不能得到解答的。而且你就问到过北平的人，他也不大说得出所以然来。要穷究这个奥妙，恐怕只有体验了。于是乎我便决计上北平去一趟。

时候正是暮春三月。江南的杨柳已染成鹅黄色，像金线一般一条条垂在行人的头上。公园中的游人渐渐增多了。平、沪通车由上海北站出发

以后，从田野中一直驶去，车窗外不仅树木都已抽芽，死去的黑枝上忽现出新绿的生命来，就是阡陌间的野草闲花，都带着几分春意了。日午风来，吹得人们格外的懒。除了打盹之外，什么事都不想做。但车身的簸动，使你又睡不稳，懒洋洋地时而睁开惺松的两眼朝车窗外望去，只看见路旁杨柳千丝，临风而舞，小桥流水，各自悠悠，澄清的空气不含一点尘埃，目穷千里地透出前面的水田千顷，远树重重。

车到南京以后，乘客仍然用不着下车，我们可以坐在车上从渡船上驶过江去，一直达到北平。在徐州以南，虽是到了江北，我们并不觉有多大的异象。行至大劫车案发生地的临城，情景就不同了。我们昨日在江南所见的粲粲金线，这儿还是枯枝般的长条似旧垂，没有一丝丝春意，滕边陌上，犹有残雪未消。说到春的颜色，恐怕除了到城市中的少女们身上去求而外，没有地方可寻了。

等到车刚刚过济南站，忽见平野中一片飞沙卷地而来，俨然一堵障壁，上与天连，周无涯际，一刹那间已把眼前的田地，树木，全部隔断了。

仿佛天地间除了我们这部火车而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的火车就像一个透明的水晶球，球中载着我们这几个旅客，在混沌的云里雾里打滚。透明的车窗，这时都好像镶的是毛玻璃（frosted glass）似的，朝窗外望去，一片灰黯，就像黄昏时的天色一般，没有田，没有树，没有牛羊，只有沙沙的声音打在窗上。

我感到我确实到了北方了。

南方人在春寒料峭之中走到北方来，气候是不会使他发生客思的，国语在各处提倡以后，语言也不会使他感到奇异的，只有这弥天遍地的飞沙，才真是北方的特产，在南方是永远莫想看见的。一见到这种飞沙，我们才确然地认定是到了北方来了。

我到北平的那天早上，还是丽日当空，微风不动，一到正午可就变了，太阳阴沉，天色昏暗，据说这就是刮风的先兆。果然，不到多久，就红尘满地，黄沙蔽天，整个的古都北平，都包在灰尘中了。

原来北平的飞沙，是当地人的家常茶饭，他们说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，把北平的地方色

彩，一语道尽。英文说的“Peking Dust”西洋人都认为是世界驰名的特色。北平与飞沙两个名辞是有联带关系的。想到北平没有不联想到飞沙的；同样想到飞沙也没有不联想到北平的。照传统的看法，他们是把这两者认为一体的。要没有飞沙，就不成其为北平。正同日本人久不感到地震，就觉得寂寞似的。北平若没有了飞沙，我们一定要觉得有点不够味，缺乏一种构成这个故都的要素，而感着缺陷了。同时它也许要改换一幅面目：空气会要清鲜，花草会要改色；东交民巷一带虽有柏油路，也不会比其他中国的街道，显得那般像外国的地方。洋车不会有绵制的篷，到一家人家不会进门就遇见一个拂帚，就是那些寻常百姓的住宅，也不会有双料的门户——北平房屋的房门多是两重的——而会代之以走廊了。

如果北平的街道都修成柏油路，或是照我们家乡一样，满敷以麻石，我相信北平全市都可以成为东交民巷一样清洁无尘，虽不说永远没有飞沙——因为北平的飞沙，有时是从沙漠中吹过来的——至少那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的灾难，是可以免除的。不过这须待优良的市政，巨

额的金钱，相当的人工然后可。而且纵就有了这几种条件，把北平完全改造了，也不见得就是好的，为什么呢？且看西湖就是一例，好好一条白公堤，他们把它修成了一条马路，汽车来往，风驰电掣，使得游人提心吊胆，不敢尽兴闲游。这多么杀风景呀！“断桥残雪”一个富有诗意的美景，从那以后，永远看不见了，北平如果到处都是马路，那还成什么古都呢？北平的美就美在一个“古”字上。二千年的古柏，到处皆是，三百年的古店，也有几家。人民古朴，器物古雅，一切都是古香古色的。住在上海、广州一带的人，老实说，已失掉了几分国民性。行为上都带几分洋气，语言上也夹几个洋字。说到古风古俗，大抵都要鄙视。这种人是不能了解古都北平的。也不能算是代表的中国人。一个代表的中国人，一定能赏鉴北平的古香古色，一定能在灰尘中喝“酸梅汤”，在大街口嚼“硬面饽饽”，赞美“当炉女”，反对“女招待”，说到古物的保存，尤其要拥护古代传下来的风沙。

每当风沙起时，北平人就发生一种亲密之感，洋车夫和苦力拿它当爽汗的扑粉，安步当车的穷

教授嗅到表现艺术的土香。不能享受这种味道的，只有讲究卫生的摩登少女。她们眠食以外的时间，几乎全用在颜面的修饰上，先用几盆清水和香肥皂，把面孔洗得干干净净，随即敷满雪花膏，再轻轻敷上一重粉，然后在那黄色的面上拣那两个颧骨突出的处所，施以胭脂；又在没有血色的嘴唇上涂以血一般的口红，箝光了的眉头上依着自己的意志重新给它画上一道弓眉。这样极人工的能事而化妆出来的容貌，实充分地表现着近代的色彩，这期间只有强烈，而无涵浑；只有凶猛，而无柔和。法国野兽派画家的成就，也就在这一点上。古典派画家的设色是以室内光线为标准的，而野兽派画家却走出了 *Atelier*，到太阳光下来采取很强烈的色调。据说这是最时新的画。女人所爱的就是时新，宜乎她们都趋之若鹜，齐想以画工改造天然。但是这个在西方的巴黎最为适宜，等到我们的东施效颦，已经不称，到了古都的北平，尤其与环境不合。谁知北平却有它伟大的力量，可以把一切新的东西，于其无可奈何之中使之归真返璞，化为旧的，古的。新思想的人到北平住上几年，自然腐化了，说得确切些，自然古

朴了。当日作新诗，今日玩骨董，诗人老去爱谈禅，这毋宁说是自然的趋势。然而今日的少女们却都是充满着青春与活气的，她们决不肯弃新而复古，就说脸上的化妆吧，她们一定要把胭脂加在粉上，决不肯先“薄薄施朱”而后“以粉罩之”。但北平毕竟是北平，它仍然有它的办法，可以使这些极新的少女们与古为邻，而古代的“飞霞妆”出现在北平的市上。

那时她们高高地坐在铜把手的洋车上，飞沙狂乱地在街上席卷而来，她们只用一条极薄的白丝巾蒙在头面上，被风吹得像泅泳时的浴衣一样紧贴不动，鲜红的面颊，血样的嘴唇，突出的鼻子，深沉的眼睛，甚至弓样的眉毛，都隐隐约约地一一显现出来。仿佛在那胭脂口红上面，薄薄地罩了一重白粉，有如大理石像一般的庄严娴淑，那种高傲的态度，直是鬼神不可侵犯，被洋车夫如箭一般地拉着从路人万目睽睽之中飞跑过去，这一刹那间的印象，令人如在雾里观花，格外觉得好看。我尝在风尘中驻足来凝视那些面妆，同时口中低吟着北美诗人亚伦坡（Allan Poe）的诗句：

On desperate seas long wont to roam  
Thy hyacinth hair . thy classic face  
Thy Naiad airs have brought me home  
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 
To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.

（在人海荒波中，我久惯于浮浪，  
你那如云的华发，你那古典的面貌，  
你那水神的丰姿，引我直抵  
希腊之光荣，  
罗马之壮丽。）

选自《北平夜话》